

千年古港 青龍鎮 考古拾珍 重現海上絲路盛景

相傳建於唐天寶五年(公元746年)的青龍鎮，北臨吳淞江，東瀕大海，由於地處江海要衝，逐漸發展成為上海地區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甚至日本、新羅等國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龍鎮進行貿易。南宋時期，青龍鎮還專設市舶務管理海外貿易。北宋詩人梅堯臣曾記載青龍鎮有三十六坊，煙火萬家，一派繁榮景象。青龍鎮也是人文薈萃的文化名鎮，北宋米芾曾任青龍鎮監鎮，無數文人墨客留下了詩詞歌詠。

即日起至11月15日，由大連市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和上海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千年古港—上海青龍鎮遺址考古展」在大連博物館開展。該展集中展出近年來青龍鎮考古發現所得的唐、宋時期瓷器、金銀器、陶器等共138件(組)出土文物，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新佐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宋綠琉璃釉龍紋瓦當



北宋銅阿育王塔



南宋龍泉窯青釉長頸瓶



唐長沙窯青釉彩執壺



唐長沙窯褐釉腰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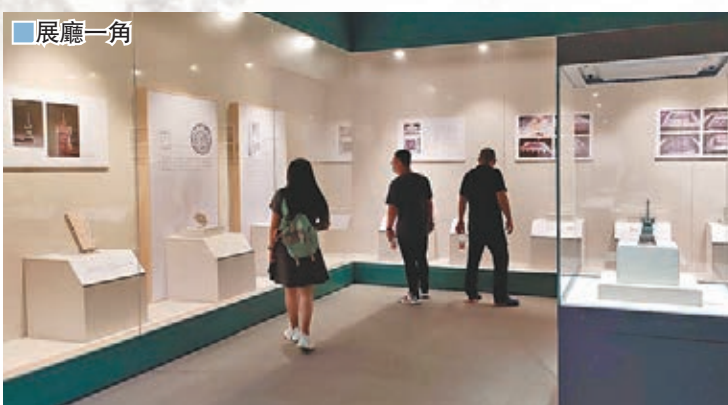


唐木透雕雙鳳紋飾件



北宋銅瓶與舍利

2010年至2016年，為深入了解青龍鎮的市鎮布局和文化內涵，上海博物館考古部對遺址進行了長期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使這座淹沒於地下數百年的港口重鎮逐步揭開其神秘面紗。考古發掘了包括隆平寺塔、房址、水井、手工業作坊、瓷器堆積等在內的大量唐宋時期重要遺蹟和遺物，出土遺物中貿易瓷器佔有較大比重，進一步佐證了青龍鎮是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



展廳一角



掃碼看精彩影片

東南巨鎮 獲譽「小杭州」

唐宋時期的青龍鎮被稱為「東南巨鎮」，是「富商巨賈，豪宗右姓」雲集之地。文獻記載北宋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青龍鎮的商稅額為1.5萬餘貫，在兩浙路各鎮中居首，即在全國的州府一級也屬於中上等。到南宋時期，青龍鎮因海上貿易的興盛，市鎮規模越發可觀，鎮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橋、三十六坊」，時人譽為「小杭州」。

近年的考古發掘表明，青龍鎮主要分布於吳淞江支流老通波塘的兩岸，南北長約3公里，總面積約2平方公里。考古發現的唐宋時期佛塔、鑄造作坊、水井、灰坑、墓葬、爐灶等多種遺蹟，為復原青龍鎮的市鎮布局奠定了基礎。除了大量來自不同地區窯口的瓷器外，歷年發掘還出土了一批體現當時市民生活的遺物，反映了當時青龍鎮人口繁盛、貿易發達的情形。

青龍鎮遺址考古還發現了大量的水井。水井J21位於通波塘西岸，深4.5米，青磚砌築，磨磚對縫，做工考究。在井底出土了三面雙鸞銜枝綵帶紋銅鏡及鐵鼎、銀箸、銀折股釵、瓷器等多件文物，反映當時青龍鎮居民富庶的生活。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當地開河發現的水井中也出土過唐代長沙窯的執壺。這些精美的器物為什麼會丟到井裏？當時發生了什麼故事？至今依然是一個難解之謎。

塔寶秘影 佛事興盛

北宋景祐年間，青龍鎮改由文臣理政事，職能向商業貿易轉化，為市鎮的繁盛奠定了基礎，成為「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青龍鎮遺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不僅體現了當時陶瓷業的工藝水平，也體現了當時民眾的社會習俗與審美特點。



宋青釉刻劃畫瓣紋碗



南宋義窯青釉刻畫花碟

「事佛尤盛，故其重楹複殿觀雉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史載青龍鎮曾有「七塔」、「十三寺」，其中以隆福寺、隆平寺、勝果寺最為著名。隆福寺為「南寺」，寺塔迄今依然屹立，俗稱「青龍塔」。2015年，考古發現了建於北宋天聖年間(公元1023-1032年)的「北寺」——隆平寺塔。塔基平面呈八角形，塔基底部建有地宮，地宮內出土了一萬餘枚各個時代的錢幣，還有阿育王塔、釋迦牟尼涅槃像、舍利及各種佛教法器，體現了北宋時期民間佛教信仰的傳播與發展。此外，《隆平寺寶塔銘》記載，隆平寺塔還兼具航標塔的功能，它的發現為復原青龍鎮市鎮布局提供了關鍵坐標，也是青龍鎮作為海上貿易港口的重要實證。

青龍鎮因其是港口，「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枕生死一時之命」，「非佛無以自恃」。考古發現的隆平寺塔基，發現了大量的磚、瓦等建築構件。多數磚上有模印或朱書文字，為佛教信徒捨磚多少片等字樣，證明該塔為當地百姓集資興建，也反映了當

地佛事的興盛。五代吳越錢氏崇奉佛教，募阿育王造塔一事，鑄八萬四千寶塔，廣行頒施，江、浙、滬、閩等地塔基地宮多出土有阿育王塔。青龍鎮為五代錢氏故地，隆平寺塔地宮也出土了兩座阿育王塔。佛教傳入中土以後，舍利瘞埋逐漸與中國的墓葬習俗結合起來。隆平寺塔地宮出土的釋迦牟尼涅槃像盛裝於四重套函內，反映了傳統墓葬習俗對於舍利瘞埋方式的影響。地宮出土有印、硯、釵、簪、勺等，與上海地區宋墓出土器物多有相似，反映了佛教世俗化的情形。

絲路遺珍 瓷器繁多

青龍鎮因佔據了「控江而淮漸輻輳，連海而閩



北宋銀鑲金漆木柄雙魚紋匙

萬象靈犀 故紙堆載文化記憶 古籍修復師見證技藝的傳承

古籍修復師被譽為「縫補時光的人」、「與時光對話的人」，他們為古書「尋方開藥」、「診病醫治」，被讚「妙手回春」。53歲的許彤坐在操作台前，手持一張古籍書葉，對着陽光查看破損程度，再把書葉揭開、展平，用鑷子整理紙張、對字，後用毛筆蘸漿糊修補。作為一名專業的古籍修復師，這套工作流程許彤已熟練操作十餘年。「2007年以前，全中國的古籍修復師加在一起還不到百人。」許彤是重慶第一批半路出家學習古籍修復的人。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始實施，全國第一期古籍修復培訓班招生，「從小就熱愛手工活」的許彤主動申請報名，爭取到重慶唯一一個名額，就此與古籍展開不解之緣。2015年，兼具刻碑、修復、傳拓、裱畫等功能的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重慶傳習所成立，許彤擔任導師助理職務。

「業內把書寫或印刷於1912年以前、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稱為古籍。古籍經過代代相傳，存在蟲蠹、龜裂、污漬、水漬、焦脆、缺損、斷線等問題，隨着時間推移，會變得愈發嚴重。」在許彤看來，古籍和人手一樣，因為年歲增長或歷史保存條件限制，會有「病痛」產生。人需看病吃藥，古籍也需施以「醫治」。一套完整的古籍修復流程，猶如一台繁雜的「手術」：拍攝修復前的書影、制訂修復方案、打漿糊、拆書、揭書、去污、配紙、溜書口、補書、托書、修書皮、壓平、摺紙、敲齊、錘平、壓實、釘紙粘、裝書皮、訂線、壓平、拍攝修復後的書影、填寫修復檔案……完成前述工序，有時需要半個月，有時也需大半年。「修舊如舊」是古籍修復的原則之一。為保護書籍，修補的紙張有嚴格限制，必須與

原文顏色一致、厚度相當，甚至連纖維成分、簾紋也要非常接近。遇到材質特殊或帶有退色的紙張，修復師還要自行調配染色。除技術上的難度，修復還有一大難點是「耐心和細心」，任何一絲鬆懈，都會給古籍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如果我不管它，任其腐爛下去，百年後它或許會風化。但因為我的工作，它得以再保存100年。這就是我的價值和成就感。」許彤說，從事古籍修復以來，她見證了修復條件的不斷革新，也看到行業向好的點滴變化。隨着網絡日趨發達，《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紀錄片走紅，越來越多人看到「文化傳承」的力量，自願加入古籍修復隊伍，重慶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工作人員也由2007年的2人發展到如今的8人。畢業於吉林藝術學院書畫修復與裝裱專業的徐言勃是重慶圖書館內最年輕的古籍修復

修復師正在修補古籍上的蟲洞。 中新社



古籍修復師正在整理殘缺的古籍。 中新社

古籍修復師正在翻看已經修復好的古籍。 中新社

師。「我身邊大多數同學都已經改行。所幸我的父母很支持我的工作，一直鼓勵我。」徐言勃說，雖然古籍修復伴隨着枯燥，但想到古人留下的東西通過自己實際操作後能煥然一新，他的工作便有做一輩子的意義。37歲的崔月婷用了近10年時間，完成一名文祕到古籍修復師的蛻變。談及初衷，崔月婷說，她鍾情於修復古籍時「每天有一點看得見的進步」的成就感。當古籍在手，她的關注點便只在方寸修復台間，可任憑時間流逝。根據《「十三五」時期全國古籍保護工作規劃》，到2020年中國珍藏古籍的修復數量將達到350萬葉，培訓古籍收藏單位從業人員達到1萬人次。許彤告訴記者，隨着高等院校招生、師傅帶徒弟、開辦培訓班等授課方式日趨多元，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加入古籍修復行列。近年來，重慶圖書館也走上街頭，以體驗雕版印刷和拓片製作等方式，寓教於樂地向市民普及古籍修復知識，讓千年的記憶文脈得以更好延續。 文：新華社